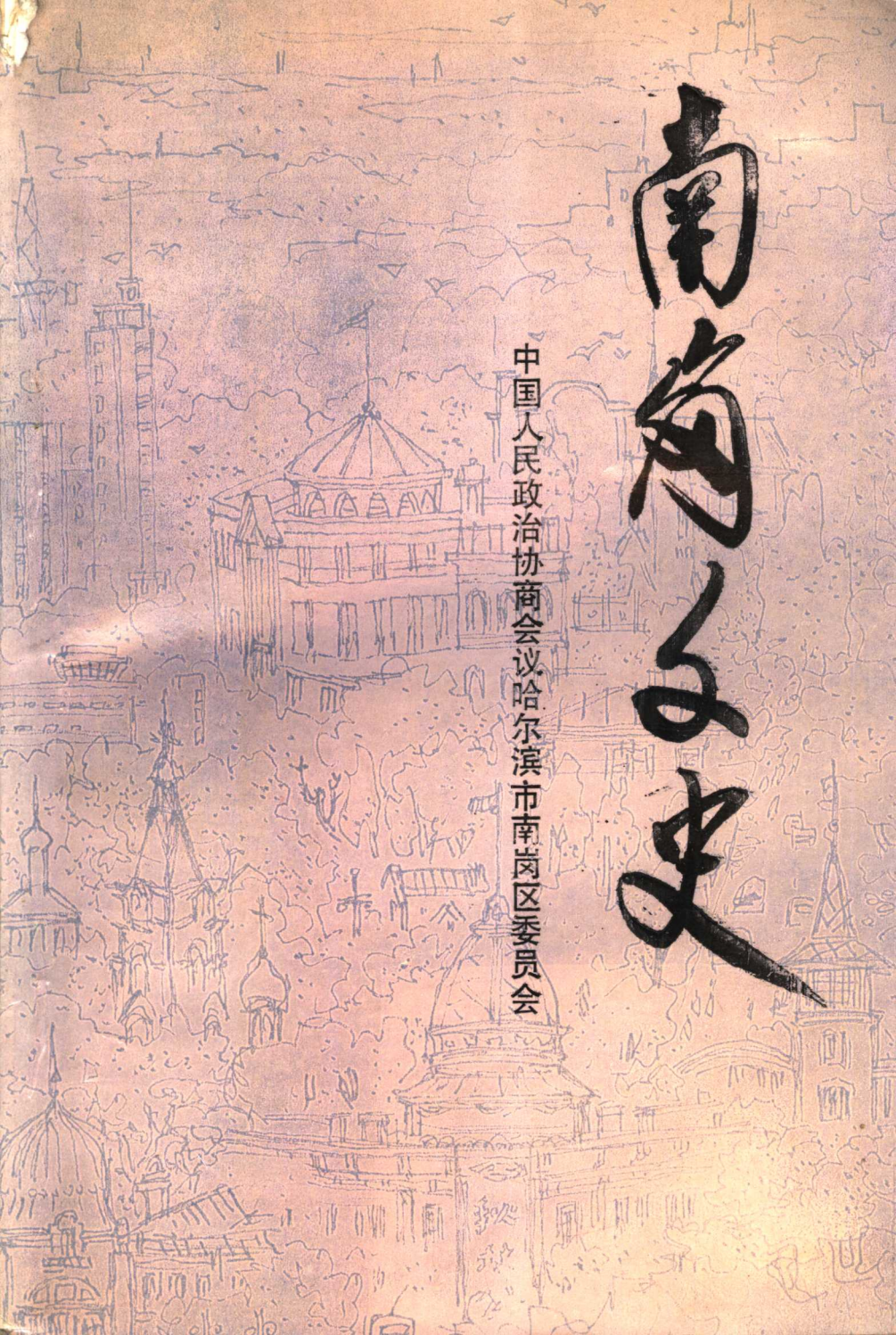


南岗区史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哈尔滨市南岗区委委员会



南 岗 文 史

(第 二 辑)

主 编：马维权

副 主 编：施羽尧

责任编辑：刘成进 苏义文 孙士学

中国人民政治 哈尔滨市南岗区委员会
协 商 会 议

1 9 9 0 . 1 0 . 哈 尔 滨

封面题字：邵君芳
封面设计：陈 钟

内 部 发 行

南 岗 文 史（第二辑）

出版单位：政协哈尔滨市南岗区委员会

承 印 厂：哈市兴华印刷厂

出版日期：1990、10、印数 2000

开本32·字数203千 印张9·插页10

黑新出图（1990）263号 非卖品

积极利用文史资料
搞好爱国主义教育

孫庆超

一九九〇年九月十日

中共南岗区委书记孙庆超同志题字

从史為答
惠書後人

為《南崗文史》題
一九八二年九月九日
張全陽

南崗区政府区长张全阳同志题字

目 录

· 伟 人 风 范 ·

回忆周恩来总理在哈尔滨的几件事…………… 张 铨 (1)

· 人 物 春 秋 ·

施剑翘曾往南岗区探子 (续)…………… 施羽尧 (12)

张冲在哈尔滨时期的革命活动…………… 张福山 (23)

碧血染将天地红

——赵一曼革命活动散记…………… 温 野 (27)

朱庆澜与马忠骏…………… 朱德君 (54)

北国正当寒夜时…………… 罗 烽 (58)

留取丹心照汗青

——回忆王肇治老人…………… 乔 谷 (74)

· 工 商 史 话 ·

哈尔滨电车工人的几段斗争往事…………… 邵君芳 (79)

哈尔滨秋林公司…………… 刘以忠 (87)

· 地 方 风 彩 ·

哈尔滨文庙…………… 高慧敏 董韶华 (98)

· 历 史 遗 址 ·

白俄在哈尔滨的陈迹…………… 郑长椿 (108)

新哈尔滨名称的由来…………… 纪凤辉 (111)

满铁哈尔滨事务所	肖炳龙 (114)
设在南岗义洲街的伪第四军管区司令部	曦 亮 (119)
哈尔滨的苏军烈士陵园	肖成阳 (126)
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公署的由来和演变	王静秋 (129)
关于哈尔滨南岗历史的若干考古资料	景 爱 (134)
浅谈金代在南岗地区的遗迹	金双平 (138)

• 历 史 断 面 •

邓小平同志视察十九中学	王明义 (140)
花园街92号	郭永泽 (143)
滨黑铁路的悲剧	葛化东 (147)
哈尔滨保卫战中的南岗战场	王希亮 (152)
我在赵一曼事件中的经历	肖炳龙 (译) (155)
从高吟到悲歌	
——记松滨吟社到遁园吟社的历程	马维权 (164)
伪满时期日本人在南岗区经营的商工企业和	
服务行业	吴景林 (172)
铁蹄局大楼史话	
——火烧大石头房子	郑长椿 (175)

• 外 事 纵 横 •

美国驻哈尔滨领事馆始末	张晓宏 (178)
日本驻哈尔滨领事馆始末	张晓宏 (180)

• 名 人 轶 事 •

名人轶事 (五则)	马维权 (185)
萧红在哈二、三事	<u>孟 希</u> (191)
我的同学萧红	刘俊民 (194)

· 宗 教 庙 堂 ·

- 圣母憐憫教堂…………… 朱世朴 (199)
阿列克些乙教堂…………… 朱世朴 (203)

· 地 方 人 物 ·

- 翻身农民李学思二、三事…………… 真觉梦 (204)
韩乐然与哈尔滨第三中学…………… 苏子元 (210)
一个旧知识分子对真理的执著追求
——张逸仙在哈寻找救国之路…… 张以谦 张晓宏 (216)
王里封与哈尔滨学院…………… 张福山 (224)

· 文 化 走 廊 ·

- 解放战争年代的新阳区孩子剧团…………… 良辰 (230)
哈尔滨市豫剧团始末…………… 刘明选 (235)

· 光 辉 里 程 ·

- 曲折的奋进之路…………… 田忠元 乔英鹏 (239)
南岗区工商发展史…………… 栾福元 于丛凤 (245)
哈尔滨纺纱厂沿革…………… 蒋全慧 (256)
在改革中发展的经济“中枢”…………… 蔡德明 李学峰 (259)
南岗区商业发展史…………… 伊祥禄 (264)

回忆周恩来总理在哈尔滨的几件事

张 颖

我们尊敬的周恩来总理生前曾多次因工作来过哈尔滨。其中有几次是因外事活动。我因工作关系，曾有幸在周总理主持的在我省的几次外事活动中做了些具体工作，因而数次接触过周总理，并且在头脑中镌刻下难以抹灭的印记。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了三、四十年，但每当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总理的言谈举止，音容笑貌历历在目，宛如昨日。对总理高洁刚韧的品德，高雅昂宇的气质，睿明严密的思维，威严端庄的仪表，严谨洒脱的作风等等，虽然，自知受自身素质的局限，绝非所能学到，但是，我仍然愿将其奉为学习的崇高楷模，并藉以鞭策激励自己。

现在，将我经历的有关几件事追忆如下：

一、总理主持中长铁路移交仪式及其它有关活动

1952年12月31日，根据中苏两国政府协定，苏联政府将中苏共同管理的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给中国政府。为此要在哈尔滨举行移交仪式。周恩来总理亲自率领铁道部长滕代远、外交部副部长伍修权、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高崇民等领导同志到哈尔滨主持移交仪式。

总理一行乘飞机，于12月31日下午4时许到达哈尔滨，下榻于南岗区医院街（今称颐园街）1号招待所。总理等在招待所稍事休息，即赴将举行移交仪式的会场。会场设在哈尔滨铁路局俱乐部（即今南岗区大直街的哈尔滨铁路局文化宫，当时是哈尔滨

市最大的官方活动场所，省、市党委和政府的内部干部报告会或为招待外宾举行的大型宴会多在此处）。

总理去会场以后，随同总理来的公安部警卫局的同志因时值隆冬，天气严寒，而要求室内温度保证在摄氏零上23度以上。招待所是旧建筑，整套采暖装置均是几十年前的旧设施，解放后从未承受如此高温压力。所以，在室内温度刚到摄氏零上20度时，发现暖气管道漏水。因是暗管道（修在墙里），漏水的具体位置一时查找不出，而无法修理，致使室内温度急剧降至10度以下。亦曾设想架设电炉取暖，而且电炉已经装上（每个1万度，装了3个），但因电炉散热量大，室内过于干燥，使人呼吸困难，不能居住，到夜9时许，王化成同志（哈尔滨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决定将总理一行由医院街1号招待所搬至国际旅行社（即今国际饭店）3楼东半部房间，总理住拐角套间。

中长铁路的移交仪式很隆重，由周总理（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和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分别代表中苏两国政府签署了有关铁路移交事宜的最后议定书，并讲了话。当时，来中国参加“中苏友好月”活动的苏联艺术工作团（团长楚拉基，是苏联部长会议艺术委员会副主席）和塔玛拉·哈依（苏联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人民演员）表演团在哈尔滨举行访问演出。当晚，这两个苏联的艺术团和哈尔滨的文艺工作者均在会场分别做了表演。还举行了庆祝宴会、舞会……等等，会场场面宏伟，气氛十分热烈，参加仪式和有关活动的中外客人（包括部分在中长铁路工作的苏方人员）约有一千余人。移交仪式和有关活动一直进行到翌日（1月1日）凌晨3时多。当临近结束时，王化成同志对总理说，医院街招待所的暖气管道坏了，将总理的住地移到国际旅行社3楼。总理点了一下头。

总理一行是黎明前的3时50分进到国际旅行社。当总理进入房间休息后，我由于多日来工作繁忙和精神高度紧张，身体已疲惫不堪，即对负责警卫工作的市公安局警卫科长张振中同志说：

“总理休息了，咱俩也睡一会儿吧！”随之，我回到后楼的工作人员宿舍。因当时的国际旅行社设备条件较差，客房的床不够用，而将工作人员的床搬出摆进客房招待客人，工作人员都睡在地板上。我在地板上躺下后很快就入睡了。我觉得好象是刚闭上眼睛，就听得装在走廊里的电话铃响，在蒙眬中模模糊糊地听到有人去接电话，继之，接电话者将我唤醒说：“前楼（指国际旅行社住客人的主楼）来电话找你！”我立即勉强地睁开睡眼去接电话。电话是前楼值班的同志打来的，告诉我说：“周总理已经起床了”，我当即一楞，不由地瞅了一下手表，刚是5点45分，看看窗外一片漆黑，他接着说：“提出要去苏军烈士墓和东北烈士纪念馆献花圈，要在6点半钟以前准备好两个花圈。”就在这一刹那，我头脑中闪过了两个念头。一是，总理怎么这么早就起来了？这确是出我意料；二是，到这两处献花圈，想的确是妥贴周到。在这两个念头一闪而过后，使我发懵犯愁地是，这般早到哪去弄花圈呢？如果是在白天，虽时处严冬，但制做花圈无大问题，因为那年冬季为供应“中苏友好月”活动的需要，哈尔滨市的几个公园预先准备了大量的鲜花。就在前天晚上的移交仪式上就用了不少鲜花（花篮、花束）。可是，这是凌晨，准备时间只有半个小时。当我冷静下来，陡然想起，东北烈士纪念馆的库房里保存有一些铁制花圈，每个花圈上还挂有一块用白漆涂刷过的铁片卡（铁片卡上可写挽辞和上下款），可以借用（我过去曾经用过）。随即派人驱车到东北烈士纪念馆去借来了两个既大又新的铁花圈，并用水冲洗，擦拭去上面的灰尘，在6点半钟时，总算匆忙地准备完了。周总理就将这两个花圈分别献给了苏军烈士墓（在南岗区文化公园内）和东北烈士纪念馆，并在东北烈士纪念馆提了词：“革命烈士，永垂不朽”。

我们原以为周总理在1月1日至少要休息一个上午，为此，哈尔滨副市长郭林军同志还通知电车厂，令2线有轨电车（由博物馆广场通向西大桥，经过总理住室窗下）在1日上午停运半

天，以免车声影响总理休息。结果是，总理在上午8时30分就乘机离哈回京。

二、周恩来总理陪同崔庸健委员长访问我省

1963年6月12日晚，我接到外交部礼宾司崔烈同志电话通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庸健将于6月17日到黑龙江省访问。对崔的接待规格，属国宾、外国国家元首级，要组织群众在其经过（在下飞机后至住地）的市区夹道欢迎；要备检阅车（敞篷轿车），请其乘车检阅群众。

崔庸健委员长这次访问我国，原定去上海等南方城市。但毛泽东主席在会见他时，建议他访问东北三省，说：“中国的东北是朝鲜的后方，您应该到您的后方进行视察。”崔接受了毛泽东主席的建议，临时决定改访东北，先到哈尔滨市。后来，又接外交部礼宾司通知说，崔到黑龙江省将由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陪同。

接待外国国家元首和外国国家元首在我国国家领导人陪同下乘敞篷轿车检阅夹道欢迎群众，在我省还是第一次，又加之仅有五天的准备时间，所以，接待的准备工作异常繁重。仅举大、小两件事为例，大者如：要组织15万至20万人的欢迎队伍（其中文艺队伍要占15%），在崔经过的市区街道（飞机是在平房区的伟建厂机场降落，由动力区的任家桥经哈平公路、和平路、中山路至住地花园村宾馆）两侧夹道欢迎。欢迎群众要手持两国国旗（数以万计的国旗要临时印制）或花束、彩旗；文艺队伍在重点地区（如省政府门前、革新街、北方大厦门前小广场，花园村宾馆门口等）要做短时间的表演。马路两侧楼房上要悬挂两国国旗、彩旗和大幅的横、竖标语。小事如：我省没有检阅用的敞篷轿车。为此，曾试图将一般车改装为检阅车。如将一般轿车的篷盖锯掉，或将吉普车敞开篷，去掉原来的座位，换上高脚木凳等等，但都

不成功。不仅是改装后的车貌过于简陋，而且这些普通车都承受不了长时间的一档低速行驶（检阅时，汽车的速度不能超过每小时10至15公里），会因水箱水沸而抛锚。几经周折，还是向外交部和长春汽车厂借来了三辆红旗牌检阅车（用专车运来）。

对这次接待工作，省委十分重视，以省委副秘书长（兼省外事办公室主任）宗克文同志为首组成接待办公室。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同志对接待的准备工作亲自过问，不仅提出原则指导意见，而且亲自主持会议听取关于接待准备工作情况的汇报，并当场解决或确定一些重大或紧迫的问题。他还亲自检查过花园村宾馆的准备情况。

约是6月15日，周总理办公室打电话来说，遵总理指示，了解接待工作的准备情况。我们当即做了汇报和回答了他提出的问题。此后不久，总理办公室又打电话来说，当总理知道客人将住在花园村宾馆时，指示说，花园村宾馆因不常住人，房间里可能有潮气、霉味，要预先打开窗户通通风，换换空气。

为了使欢迎场面隆重、热烈，我们布置了在机场欢迎时燃放鞭炮（都是重型的），以烘托气氛。由于我们经验不足、工作不细，只考虑欢迎场面的布置，而将燃放鞭炮的位置定在机舱扶梯的东南方，当日的风向是南偏东。也就是说，鞭炮布放在上风头。当崔庸健委员长由周总理陪同步出机舱，我们在恰好的时间点燃了鞭炮，一霎时，一团浓烈的鞭炮硝烟随风一直扑向在机舱门口和扶梯上的各位领导人。我看到周总理被烟呛得连忙掏出手绢掩住口鼻并把脸背了过去，随即用手示意，让把鞭炮移到下风头去。我们见此情景万分焦急，但却束手无策，因鞭炮是被牢固地捆绑吊挂在木架上，既熄灭不了，也不能移动，只能是心急如焚地等它燃烧完了。本来是想制造个好的气氛，争取个好效果，结果事与愿违，适得其反，我们原以为周总理对这件事会提出批评的，但他未再提此事。不过，我们所得到的教训，远远超过这件事本身。

崔庸健委员长住花园村宾馆一栋房，周总理与陈毅副总理住中山路107招待所（今和平村宾馆）东侧小楼。在崔到达的当晚，李范五省长代表省人民委员会在北方大厦举行欢迎宴会。在宴会开始前，我省和哈尔滨市的主要领导人列队在北方大厦大门前台阶上等候客人。同时，还有一位身着白色制服的北方大厦服务员站在旁边。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先到了，并同列队等候在那里的省、市领导同志一一握手。当他握手到最后时，站在旁边的服务员连忙退后了几步，可是，总理当即向服务员跟进了几步，同样很郑重地同服务员握了手。（总理同人握手，一向是很认真、郑重的。）这虽是件小事，可给我的印象很深，一直念念不忘。总理对工作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但是，平易近人，平等待人，特别是对服务人员的工作是十分尊重的。如在宴会上，他常为翻译同志夹菜，因为翻译说话多，影响用餐，常吃ไม่อ饱。

这次，崔庸健委员长还访问了大庆油田。在安排乘火车（专列）去大庆的运行时间时，我们接待办公室请来了哈尔滨铁路管理局局长黎波涛同志。经黎同铁路局的有关同志研究后，将由哈尔滨至大庆专列运行时间定为4个小时20分钟。当随同总理工作的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葛步海同志向总理汇报时，总理嫌列车运行时间太长，浪费时间太多，令重新安排。葛步海同志和接待办公室的同志再次同黎波涛同志商量，而黎坚持原来的安排意见。有的同志向黎提出说，前几天，吕正操部长从大庆到哈尔滨乘火车仅用了两个半小时。黎说：“他（指吕）是铁道部长，出了事情由他个人负责。这次就不同了。这如果出了事情，我就不是检讨的问题喽！”最后，还是执行了黎所安排的时间。不过，总理一直嫌列车开的太慢，说“像老牛一样”。

在哈尔滨车站登车前，总理指着火车站的半截工程面对黎波涛同志批评了铁道部在基本建设方面的分散主义。欧阳钦同志指着黎说：“这个责任不在他”。

去大庆油田，是由大庆石油管理局局长宋振明同志来接的。

在列车上，总理除听了省委领导同志的汇报，并做了指示以外，而大部分时间是听宋振明同志关于大庆油田情况的详细汇报，并随时提问了一些问题。中间，陈毅副总理曾建议说：“总理，休息休息吧！不要管的那么具体了，还是要注意保重身体为党多工作几年吧！”但是，总理并未接受这一建议，而一直谈到大庆下车。

在大庆，总理和陈毅副总理曾遇到一对青年夫妇抱着一个婴儿。当总理同他们谈话后，知道他们是晚婚、晚育，当即对其加以表扬，并对在场的其他人员说：“我们的陈毅副总理是晚婚的榜样，为了革命四十多岁才结婚。”陈毅副总理随即说：“总理夫妇为了中国革命不要孩子，可是，全中国的青少年都是他们的孩子。”

在这次接待崔庸健委员长的工作中，在谈到东北抗日联军中有很多朝鲜同志时，总理讲了如下观点：

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年）以后，日本帝国主义正式占领了朝鲜，朝鲜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朝鲜的爱国志士不甘心祖国的沦亡，不甘忍受亡国的屈辱与痛苦，而离开朝鲜来到中国，希望以中国为根据地，在中国的支助下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光复祖国。到1931年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又占领了中国东北，东北也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由此，日本帝国主义成为中朝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当时中国人民正处于既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又反对蒋介石国民党反动统治，两种斗争交织在一起的时期。所以，在中国的许多朝鲜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了中国革命，希望中国在革命取得胜利以后，帮助朝鲜人民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注：崔庸健委员长就曾是黄埔军校的学生，并参加过广州起义。）因之，抗日联军实质上是中朝人民抗日联合军。

三、周总理陪同谢胡主席访问我省

1966年4月，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政治局委员，阿尔巴尼亚人

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谢胡访问我国。5月3日，谢胡主席由周恩来总理和李富春副总理陪同，在访问河北省遵化县沙石峪王国藩大队之后，乘飞机到达哈尔滨，并立即换乘直升飞机（中外客人一行共乘用12架）于当日上午11时许到达大庆。

大庆为欢迎谢胡主席，在体育场举行了露天群众欢迎大会。会上，谢胡主席与李富春副总理分别讲了话。

当时，大庆接待的物质条件比较差，谢胡主席与总理、李富春副总理等均住在大庆油田的办公室内，没有卫生间设施。厕所虽不是露天的，但它是普通木结构、农村蹲坑式的（不能用水冲刷）。按照总理的指示，接待工作和生活标准要因地制宜。特别在饮食上，要按地方普通饮食习惯接待。谢胡主席在沙石峪就曾吃了窝窝头，用粗瓷饭碗喝了小米粥。到大庆后的第一次午饭吃的是高粮米饭，炖羊肉，不分席次，宾主随便入席。

当天，吃中午饭时（12时许）曾确定下午开始活动的时间是1时30分，后来，因活动项目多临时改为1时。为此，部分有午睡习惯的领导同志迟到了。这天下午，参观了1205钻井队的作业，参观了龙凤炼油厂，石油设备展览。在参观过程中，总理的兴致很高，十分活跃，看的、问的既多又很认真，还登上1205钻井队的井台，同王进喜同志谈了话，了解该队生产作业情况，并表示，如果1205钻井队当年作业进尺达到10万米时，国务院将发电致贺。（据称，这年该队钻井进尺达到12万米。）

晚饭后，总理接见了在大庆体验生活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金山、孙维世等人。晚7时，总理陪谢胡主席参加了座谈会，同以王进喜为首的大庆劳动模范进行了座谈。（会场是在大庆石油生产指挥部办公室。）在座谈会进行至9时左右时，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余湛同志到会场请总理审定《联合公报》稿，总理随即同余到指挥部办公室旁边一个小房间里，审阅并同余切磋《联合公报》的内容，约经1个多小时，当稿已确定后，总理交叉着双手，眼望天棚又沉思了约二、三分钟以后，对余湛同志说：

“可以了。”余湛同志持稿走后，总理又回到座谈会，这时，谢胡主席正在做最后讲话。约在11时，座谈会结束。

座谈会结束后，总理随即同省委候补书记、秘书长谭云鹤同志等商量和具体安排第二天谢胡主席等到哈尔滨的活动。其中包括：12架直升飞机分4批（每批3架），各自起飞和到达哈尔滨的时间，每架飞机乘坐的具体宾主人员名单，飞机到达哈尔滨后的接待，去哈尔滨龙江电工厂参观的路线、所需时间，举行欢迎（送）宴会的时间，讲话重点……以及离哈的安排等等，一直谈到翌日（4日）凌晨1点半钟。

谭云鹤同志带领接待办公室的同志离开后，总理又将徐今强同志（石油部副部长，常驻大庆）等找到生产指挥部办公室（即前晚谢胡主席与劳模座谈的大屋子，屋子的四壁挂满了各种反映生产情况的图表），让他们逐一解说墙上图表所反映的内容。在解说中，总理也询问了一些问题。这一直进行到黎明前的3点半钟。（据称，前一天5月3日的早晨，总理在沙石峪是早5时起床的。）总理稍事休息后，在早晨6时许又起床了，

5月4日晚7时将在北方大厦举行欢迎（送）宴会。约是6时半，正当我们在摆放宴会席次名签时，忽然看到总理由谭云鹤同志陪同进入宴会厅（他从大庆到哈尔滨后直接去了龙江电工厂，又从龙江电工厂直接到了北方大厦），并逐桌，逐个察看名签上，所写的出席宴会者。看后，便问谭云鹤同志：“你们为什么不清工程学院的领导同志？工程学院刚交到地方上么，你们要注意这个关系。”（总理指的这个工程学院，即原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1966年初，其隶属关系由军队移交地方，改名为哈尔滨工程学院。）根据总理的指示，连忙将工程学院院长刘居英同志请来。（刘没来得及换衣服，只是穿着没有领章的旧军服来的。当他到达时，宴会已进行了半个多小时。）

宴会是由中共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同志主持并致辞的。宴会进行中间，总理即席讲话。在讲到有关中阿两党、两国关系